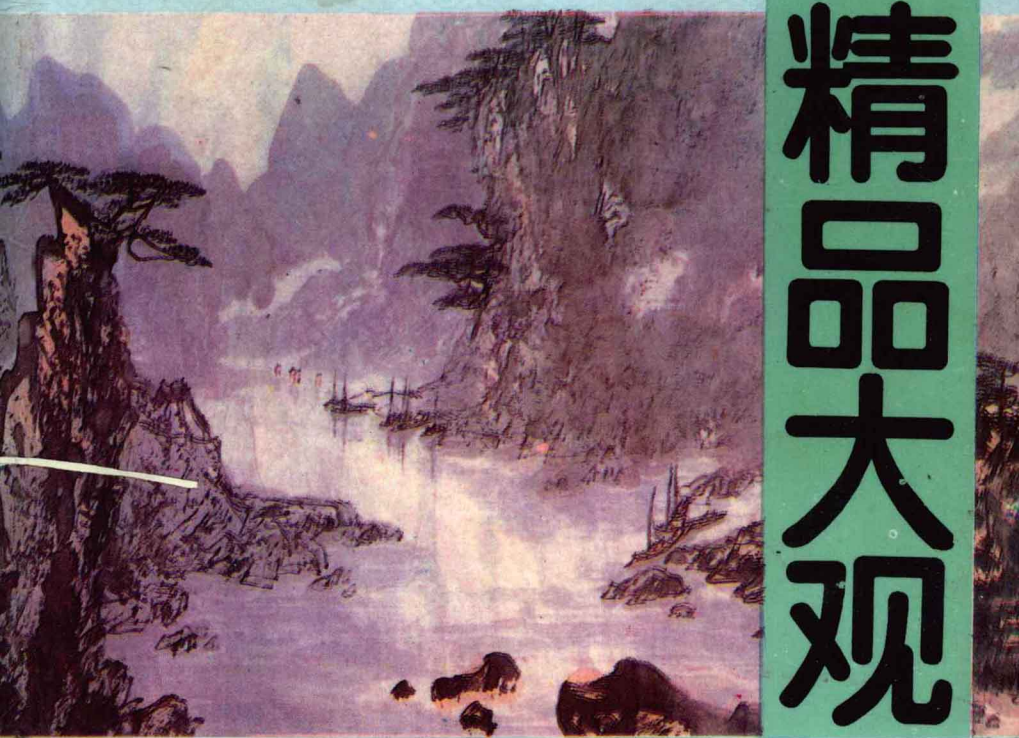


TAIBAIWENYICHUBANSHE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当代中国

散文精品大观



吴泽永 编选

上册

当代中国
散文精品大观

上册

吴泽水 编选

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中国当代散文精品大观

吴泽永 编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2.5 印张 13 插页 1170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80605-146-5/I·109

定价:(上、下册) 47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1949年以来大陆、台湾、香港作家的300多篇散文精品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是中国当代散文的大汇展，是一部活的中国当代散文史。

本书是从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中精心筛选出来的，题材广泛，体裁多样，风格应有尽有。但都富有艺术魅力，堪称范文。有的出自驰名文坛、成就卓著的老作家老学者之手，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丰子恺、冰心、艾青、钱钟书、臧克家、沈从文、杨朔、荒煤、严文井、秦牧、峻青等；有的出自新时期优秀中青年作家之手，如冯骥才、王蒙、张洁、刘心武、蒋子龙、贾平凹、张抗抗、舒婷、王英琦等；有的则出自港台名家之手，如梁实秋、林语堂、余光中、许达然、柏杨、李敖、郭枫、龙应台、三毛、席慕蓉、曾敏之等。林林总总，既能让人看到40多年来中国散文的实绩和成就，也可以让人看到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态、思想观念、审美情操的变化。

本书第一次将大陆、台湾、香港作家的散文佳作融入同一选本，意在给读者一个中国当代散文的整体概念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中国当代散文精品大观》是中国当代散文的第一部全景式选本。

題 中國當代散文精品

言為心声

文如其人

冰心



十一
一九九〇

散文属自然

精品归性灵

题赠

本书选家

严文井

一九九一·五·七

篇篇錦繡用心織
字字珠璣是情凝

為《中國古代散文精品大全》著

辛未春日馮其昌

願
散
文
園
地

更
加
繁
榮
昌

盛

五二年元月

峻
青



題中國當代散文精品大全

應用自己真摯的語言去抒發
自己真摯的懷感

荒煤



一九九二年二月

虛涵得天道
閑靜知人趣

晉平心



散文创作谈

——代序

秦牧

因为自己经常动笔写点散文，出版过几本散文集子，就常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，提出各种问题：“散文的界限怎样？”“什么样的材料适宜于写成散文？”“你们写作散文的经验是怎样的？”“怎样才能把散文写得精采些？”等等，等等。

我很难一一答复每封来信，答复了也不一定能使读者满意；何况，有些问题，我也未必理解得透彻和掌握得准确；但因为常常收到这类信件，有时就想，概括谈谈也好。从“聊供参考”的角度看，谈得准不准并没多大关系，反正是只供参考罢了。

我是很少读“文学概论”那一类书籍的，即使从前这一类书籍充斥书肆时也是如此。一个词的定义，旁征博引，一写就是几万字那样的事情，太繁琐了。如果笼统划分，文学作品可以分成散文、韵文两大类，押韵的就是韵文，不押韵的就是散文。但是这样区分，那就不仅杂文、小品、随笔、札记，就连理论、小说、戏剧、寓言、童话，也都是散文了。这又未免太笼统啦。有人觉得这太广泛，就定得严格一些，只在文学作品的范围内区分，不属于小说、戏剧、诗歌、童话等范围，以描

写真实事物为基础，抒发作者感情的那部分作品，才叫做散文。这样一来，报告、随笔、札记、杂文之类方在散文之列。还有些人又分得更严格些，把记事抒情性的作品算做散文，把偏重于说理的杂文（虽然它也具有形象、感情等文学特征）从散文里面再区分出去，这就分得更细了。

自然，粗粗细细，都只是大体的一个区别。文学体裁的区分决不像一块木材和一块铁那么容易截然分别。世界上许许多多事物都存在着“交叉状态”，动物和植物之间有这种情形，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之间有这种情形，文体也有这种情形。某些作品，你可以叫它小品文，叫它随笔，叫它杂文，叫它札记，极严格的界限是没有的。我想，对这一类事情，认识一个大体的界限也就可以了，犯不着去花费太多的气力。

但是，漫谈这些事情，也是有点用意的。我们可以把散文的范围定得宽些或者窄些，但是从比较狭义来说，散文无论如何是文学作品，文学作品就得有文学的特征。它有别于一般的理论文章的，就是除了思想性，还必须有形象性，还必须倾注作者的感情，讲究语言的精练，等等。就是偏重于说理的杂文吧，也丝毫不能忽视这个特征。要不然，它就得从文学园地中消失掉了。

中国是一个散文传统深厚的国度。先秦诸子，在思想和文采上各逞雄长，庄周、荀况、李斯、韩非这些人不仅是思想家，也都是散文家，汉代的贾谊、司马迁、王充、诸葛亮等人，不仅是政治家或历史学者，也都是散文家。他们的文章富有形象的特征，“笔锋常带感情”。唐宋时候，散文就更加发扬光大、蔚为宏观了，因而有了什么“唐宋八大家”之类。这里的“家”，并不是指他们在诗歌方面的造诣，而是推崇他们在散文方面的

成就。其后，诗歌一支，小说一支，散文一支，像三条大河，并排浩浩荡荡地奔流。什么“笔谈”“笔记”“文集”一类的集子，在文学库藏中具有重要的位置。稍后，剧作又脱颖而出。就像有四大江河流贯在中国大地上一样。这四道文学河流，也闪闪发光地流贯在中国文学史上。

在新文学运动史上，鲁迅巍然崛起，使散文的创作大放光芒。鲁迅毕生 300 多万字的作品，除了二三十篇小说，若干诗歌和文学史著作外，其他的杂文、小品、随笔、序跋、书简等等压倒多数，都是散文。鲁迅使各个品种的散文，特别是像匕首、投枪一样的杂文发扬光大起来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。那影响的深远，可以说直通到现在和未来。

因此，中国是一个散文传统异常深厚的国家。客观实际也需要我们发展各式各样的散文创作，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。叱咤风云的，剖析事理的，讴歌赞美的，谈笑风生的，给人以思想启发和美感陶冶的，我们都需要。只要这些散文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就好。我们需要革命功利主义，而这种革命功利主义，应该是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。因此，在散文题材方面，应该高瞻远瞩，主次兼顾。不应该目光短小，画地为牢。

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、社会原因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各种文学形式都曾经在某些时期一度高踞过“王座”。然而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，在文学领域里，这种“封王拜相”的把戏，常常使另一些文学形式受到冷落。写一部长篇小说自然比写一篇童话花的力气多，写一部多幕剧自然比写一首小诗吃力，然而却不能说坏的长篇小说比好的童话伟大，糟糕的多幕剧比一首精采的小诗崇高。或者不以具体作品而以文学形式论，也

不应该推许某一种文学形式比另一种文学形式高贵。在文学体裁的问题上，正确的态度也应该是“百花齐放”。实际上，谈到表现事物，每一种文学形式，都是各有长短的，有时可以说“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”。我们的确需要气势雄浑、时代长卷似的宏篇巨制：长篇小说、剧本、叙事诗之类；同时，我们也十分迫切需要大量精采的散文、小诗。散文因为比较短小，既能够敏捷地反映迅速变动的事物，又方便报纸刊物及时登载；因此，散文创作风气的浓厚与否，和我们社会各方面的风貌能否被充分地生动地反映到文学里面来，大有关系。散文的文风怎样，也一定会影响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。

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散文的创作活动。在一个散文传统如此深厚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在着着推进的国家，散文创作的风气自然应该十分蓬勃才好。

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、生活知识、表现手段（主要是文学语言）这三者。一个作者，这几方面的造诣各各如何，是不是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，决定了这个作者的创作水平。尼泊尔有一句谚语说：“无论怎样大的烙饼，也大不过烤饼的锅”。这本来谈的是生活常识，但是我们也很可以把它当做一句哲学格言和文学格言来看待。作为哲学格言看，任何人的才能，都要受他的时代的培养和限制。作为文学格言看，一个作者所写的作品，不管他怎样花尽气力，都得受他的思想、生活知识、语言技巧水平的限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孙大圣跳不出如来佛掌心”。因此，不断提高这几方面的水平，对于一切文学工作者来说，都是重要的，不用说也包括了散文作者。要烙饼大一些，锅也得更大一些才行。

事物一般都有它的核心。原子有原子核，细胞有细胞核，地

球有地核，太阳系的群星有太阳。这个核就是这大大小小事物的重心所在，吸引住它周围物质的中心。一个作品，几十万字也好，几百字也好，也总有它的“核”，这也就是它的主题，它的思想。思想是主心骨。如果没有这个主心骨，那个作品也就变得松松垮垮不知所云了。思想是统帅，是灵魂。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，就像没有灵魂一样。

每一篇散文，它的中心总在宣传一个什么思想。正面讴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，讴歌共产主义，鞭挞反动腐朽事物的散文固然是这样，就是剖析一件事情的道理，描绘山川风物，帮助人开拓知识领域、温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，或者获得美的感受，情操的陶冶的那部分作品，又何尝不是这样。一篇小小的散文，自然不可能系统地宣传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。然而要写得好，却最好在这个思想体系指导下来执笔。一篇好散文自然只能以某一个思想为主题，并不能够无所不包。然而这个思想，却必须在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找到它的位置才好。这样的作品才能够为革命起擂鼓助阵的作用，推动时代的前进，为人民所需要。散文虽“散”而不乱，全靠思想把那一材料统一起来，用一根思想的线串起生活的珍珠，珍珠才不会遍地乱滚，这才成其为整齐的珠串。

因此，我们散文作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水平，并且学习党的政策，坚决站在共产主义战士的立场、党的立场上，才能够有敏锐的眼光去发现一切应该歌颂或者必须鞭挞的事物，才能够有一具“思想的天平”去精确权衡一切事物的轻重。

作者思想水平的高低，认识事物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，是辩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的，是精确的还是模糊的，他写作的时候，

思想是炽热状态还是微温程度，在作品里是无所遁形的。它瞒不过具有慧眼的读者。一篇好的作品如果能使人产生强烈共鸣的话，那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先进的思想，由于通过生动的形象描绘，通过比较卓越的文学手段，使人从感性到理性，引起共鸣罢了。

有了思想的线，还必须有生活的珍珠，才成其为珠串。占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的材料，对一个散文作者是十分重要的；这样，对一个道理，发挥起来，才能够有丰富的材料加以体现。而接触一件新鲜的事物，也才能够引起丰富的联想。我们必须深入生活斗争的战士式的文学工作者。广泛的直接知识，感性知识，不到生活实践中就不会知道。鲁迅譬喻过，从干荔枝的末道，是没法推想鲜荔枝的风味的。没有丰富的直接生活知识，就没法吸收摄取间接知识，“瞎子摸象”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间接知识的广泛吸收，也有助于丰富和整理直接知识，使它条理化系统化，特别是概括力巨大的正确的理论，又能够对一切知识起一种“以简驭繁”，融会贯通，去粗存精，去伪存真，以及帮助记忆的作用，使得应用起来更加“左右逢源”和得心应手。

选材，对于写好一篇散文是十分重要的。大家都知道，笋尖比笋身好吃，菜心比菜梗好吃；厨房大师傅更是深知“个中三昧”。但是，有些人写起文章来，却忘记了这个道理，不去区别什么是生活材料中的笋尖和笋身，菜心和菜梗；捡到一点儿有些儿光泽、有些儿意义的事情就写，结果就只能写出很平常的作品。实际上，并不是任何一件有点儿意义的事情都可以写成好作品的。文学要求“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，更强烈，更有集中性，更典型，更理想，因此就更带普遍性。”文学要求浓缩，

集中，概括，凝练。有一个外国作家讲过这么一句话：“文学写作的本领，不就是凝练的本领吗？”这是有相当道理的。小说，依靠的是用概括的、典型化的手段，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了情节，使人物和故事给人以强烈感。散文，一般写的是真人真事，作者夹叙夹议，抒发自己的联想，倾注自己的感情，使它产生艺术感染力。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去选择“尖端状态”，突出的、具有较大意义的事物，加以发挥，给人以强烈感、新鲜感。接触实际，就可以发现许多这一类事物。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同志谈起英勇力大的战士一刀砍下去，能把敌人砍成两半；或者，有的人骑马赶上敌人的坦克车，跳了上去，揭开车盖，拉着手榴弹的引线，喝令敌人出来投降那类的事迹，是我们平时想也想不到的。我也是在实际生活中，才知道有的劳动模范，一连5年不愿休假；有个别大力士，能把四五百斤的东西挑上肩膀；有的渔民、摔跤手，一顿能够吃四五斤的鱼或肉；或者，有的牛能够长到2000斤；海南岛有的树，砍下来做电线杆，却仍能生长这一类事情的。我们不一定写那些材料，但是借此以概括其他，既然各个领域都有独特的、尖端的、强烈的事物，选择这一类突出材料，加以描绘阐释，而且使用新鲜独特的语言，把道理说通说透，不就可以使散文给人以强烈感，从而使蕴藏于其中的思想，让阶级立场相同或接近的人产生共鸣吗！

自然，这里还得谈谈文学表现手段。文学技巧，是有文泛内涵的。这里面最重要的，是语言的运用。文学被人称为“语言的艺术”，如果词汇简单贫乏，语言枯燥无味，那还谈得上什么“语言艺术”呢？所以掌握文学语言本领是很重要的事，懂得粗犷和细致互相结合，意笔和工笔交错运用，节骨眼上的精心刻画，关键之处的感情奔注，都是重要的。再回到那个譬喻